

卷二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撰者 晉 杜預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 297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7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序

釋例序之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
 今不用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按晉宋古本及今
 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
 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
 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
 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
 為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
 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
 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

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為聖也公羊之書鄉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隱元年 盡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血明之傳各卷杜氏合

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諡法不月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註別之此不言自見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註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註題云隱公左氏傳解題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

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



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
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
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
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太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
為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
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
曲阜為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無
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
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
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
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諡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
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為之諡周書諡法云隱
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
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為公是禮之常也字
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
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
名預字元凱
正義曰杜氏
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
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為尚



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諡戴侯也
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
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稱德者非所
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
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
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眾家為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
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各於晉室位至
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
戶時人號為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誌述之人義
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
馬融王肅之徒其所註書皆稱為傳鄭玄則謂之
為註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
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
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
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為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入也子宋

姓。○惠公名不皇。諡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說**傳。惠公元妃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下歷反。○**說**皇。孝公之子也。諡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為匹。故諡云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各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无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雷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為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士因其爵之尊卑為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為稱。少率饋食禮云以某



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為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註云十五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按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句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為適而稱伯。趙氏恒為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為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為宋姓。婦人以**孟子卒**。不稱薨。不成喪也。字配姓。故稱孟子。○**說**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說**實。不稱至夫。至反。○正義曰。

魯之大夫皆稱薨舉諡此獨無諡先公卒此特解
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
亦不成喪也按傳例不赴則不稱公然則此云不
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
喪賜諡讀誅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
當諡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諡者與於周之始玉變
質從文於是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
諱之故易之以諡未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
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其所屬詩稱莊
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諡故取其夫
諡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
以夫諡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
妻故從夫諡此諡非婦人之行也夫諡已定妻即
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諡或隨宜稱字故
云無諡言婦人法無諡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解
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為之
作諡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
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

然子亦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諡也蓋孟子之姪

弟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

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直結

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夫計反女聲諡至

弟也娶七佳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繼室○正

義曰諡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為諡也襄二十

年傳稱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

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

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

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
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也弟者
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五國別
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
者欲言媵者又有姪娣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
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

國勝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
 姪娣又去同姓之國以姪娣勝是也故釋例曰古
 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
 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
 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
 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
 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
 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
 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
 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
 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
 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
 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
 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
 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註** 婦人

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
 魯 **○** 婦人謂嫁曰歸本或 **○** 宋武至于我 **○** 正義
 曰無曰字此依公羊傳 **○** 曰宋國公爵譜云宋
 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
 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
 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弟乙
 之元子微子啓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
 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
 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
 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
 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諡
 法克定禍亂曰武 **○** **註** 婦人至於魯 **○** 正義曰婦
 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
 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
 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
 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



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
 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
 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
 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魯魯作表手文容或似
 之其文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
 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
 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
 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詁言歸至之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
 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

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
 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纔

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弑隱與桓同謀若年始
 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

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
 慶父為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



推按傳之註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諸謀於桓然則
 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
 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入而弑隱即
 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庶故氏曰孟是杜張
 本之

意也**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

是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

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

于偽反少詩照反大音奉舊泰字皆作太後大字
 皆放此為經于偽反後凡為經為傳張本起本例

更不音**詁**隱公至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
 則宜為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

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為夫人之意故
 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為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
 立桓為大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

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為經唯文五年霍伯曰季等卒註云為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大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太子按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為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太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為隱立桓為太子奉以為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為太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為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為太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為太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為太子者以其未堪為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

君薨之後仍
以稱太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

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

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

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

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

年故稱元年此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

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公云夏后氏

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
 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
 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
 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
 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
 為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
 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
 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
 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
 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
 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
 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為王二
 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謂周室之
 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
 未見其可祀宋三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
 祀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



或聞祀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
 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為顛倒不亦甚乎且經
 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
 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
 是周王安得以為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
 周王魯則祀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
 之三月不必月皆有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
 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
 其上月已足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
 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
 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
 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
 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
 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
 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
 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
 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
 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

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
 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
 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
 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
 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
 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喪在外公即位踰
 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
 因以此年為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
 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前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
 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
 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
 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為頒於諸侯非復文
 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隱
 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
 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
 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



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衰
 賤之要自是史官紀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
 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月而
 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
 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
 始長之義但因其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
 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
 者直方之問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也君當執直心仗
 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
 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而書正月
 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
 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位而不為也天子
 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為已有故
 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
 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
 魯也劉炫為規過云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
 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

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
不為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
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
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
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玉於
魯則是不事交玉仍奉玉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
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
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凰
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亦云
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
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
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
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
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至者不奉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
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
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



則王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
年安得同日並見其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
元元既為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
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
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
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
之作五始者為天子法乎為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
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
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為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
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
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
言左氏者或取為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
元年傳皆譏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為例隱不行即
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
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
無別不成為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

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

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國魯地卞縣南有姑

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蔑云結

三月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

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顛頊之後有六終

產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

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

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

文公徙於繹桓公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

俱有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隣國天子不信

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飲血

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

禮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

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

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荊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



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義北面

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

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飲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

耳將飲則戎右執其器為眾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

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

告乃尊卑以次飲戎右傳敦血以授當飲者令含其

血既飲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

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

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

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

子以手劔劫桓公子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
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各山各川羣神羣祀先王
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
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
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
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椀又襄九年
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
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
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
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
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
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
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
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
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
越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
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
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



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
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
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附庸至姑城○
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邾犁來來
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
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
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
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
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
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
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
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
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
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
而稱字釋例曰各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
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賤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
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賤應名而字
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賤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

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為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按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執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為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為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為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註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

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雋傑據太都以



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雋

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熒陽宛陵

縣西南鄭今潁川鄆陵縣

○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鄆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

反弟音佛又如字雋音俊傑音桀熒戶

肩反本或作熒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玉母弟桓

公友之後也宣玉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

王無道友遷其民於號鄆號鄆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則明其為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為之

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見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倭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倭夫不去弟者釋例曰倭夫稱弟不聞反謀罪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倭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倭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

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言例在彼年諸註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滎陽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

也咺贈死不及尸乎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

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阮反賵

芳鳳阮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

於郃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

有天下幽王為大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贈贈者助喪之物文五年註云車馬曰贈士喪既夕禮云公贈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贈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贈故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贈穀梁傳曰乘馬曰贈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贈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贈二人也服虔云贈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贈非獨君之贈臣以贈為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贈



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為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大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贈之者隱立桓為夫。子成桓母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贈惠公。因即贈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為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諡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諡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諡。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諡也。繫夫諡者夫人而已。眾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媯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註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

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

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與音預下註客主至陽

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

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

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

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

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

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

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

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

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

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

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言修桓公之

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

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

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

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為盟故取盟為例其實會亦

然也故彼註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

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

與盟亦地以宋者彼註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

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

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

梁國睢陽縣故宋

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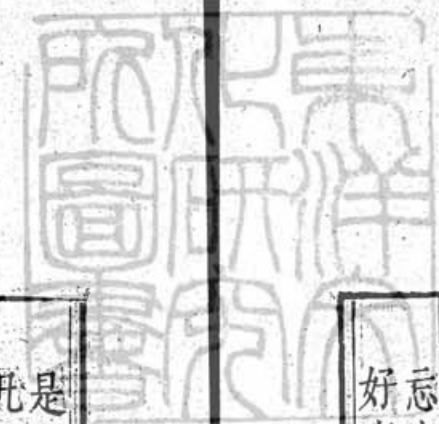
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

又所註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

吏反註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

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

今有祭伯世任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註以為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為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為王卿是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為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為異也又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為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為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為虎賁氏則大夫

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氏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

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衰賤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

日以見義 ○斂力驗反見 傳例至見義 ○正義 賢遍反下同 傳文與上下作例者

註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

歸厚之義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即新死小斂為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輩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終者惠叔駸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為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二十九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為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



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為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按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為厚賞貶為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為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為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件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為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言周以別夏殷 **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

代之號可 **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

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不書。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官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實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既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終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得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



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顧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按殺樂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大子。故卒稱薨不稱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為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行還不以。

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
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
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
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
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 ○三月公及邾儀父
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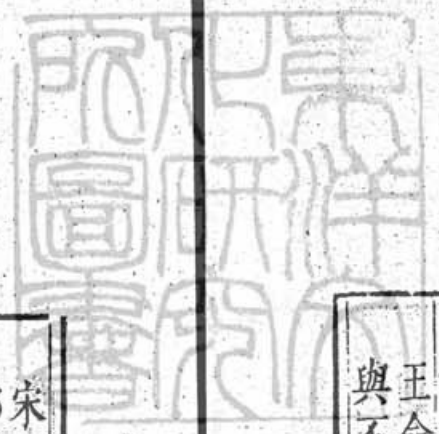
盟于蔑邾子克也 **註** 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

儀父貴之也 **註** 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

齊侯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

子克卒 **註** 故不書爵一本 **註** 王未至克卒 ○正義

無故字獎將丈反 **註** 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者
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
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
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
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



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
邾滕襄五年成之會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
聽命于會故經書鄆人然則為入私屬則不列于會
不為人私屬則列于會不可據列會與否以明有爵
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
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鄆傳
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鄆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
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
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
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
盡其材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註** 解所以

與盟也 **註** 好呼報反與 **註**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

書非君命也 **註**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

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

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
釋不書他皆倣此○費音秘郁於六反倣**○**費伯

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為之事
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
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
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
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

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初鄭武公

武姜○正義曰杜以為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
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
○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
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
為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
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申絕至宣

上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
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
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共

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各地各人名字氏
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五各反**○**段出
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共為諡諡法敬長事上曰共
作亂而出非有其德可稱糊口四方無人與之為諡
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
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

鳥路反**○**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
註同**○**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
生故杜云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
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
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註號叔東號君也特制

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號國

今熒陽縣○本又作嚴號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註

註號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號仲號叔王

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號則號國本有二也

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為東號也鄭語史伯為

桓公設謀云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

心君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

其恃險而不修德為鄭滅之之事也云號叔封西號

仲封東而此云號叔東號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

傳云號仲謂其大夫譖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按傳燕

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號國

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號已滅故西號不

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請京

河南郡熒陽縣應劭云故號國今號亭是也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註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

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熒陽京縣○大

皆同註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註祭仲鄭大

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

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

古臥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註祭仲

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註至百雉

春秋

卷之二

湯古閣

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雉板
 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
 禮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
 牆長丈高丈三堵為堆一堆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
 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
 必以雉長三丈為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
 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
 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步
 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為三百雉則雉長
 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
 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
 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
 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
 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為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命數為節鄭玄以為國家國之所居謂
 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
 里故鄭玄兩解之其註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



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
 文王城方十里太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註以
 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天子十二里公九里
 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
 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
 里為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為之
 法禮儀之度未**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必以為城居也

分國城之一○參七南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

度非制也註不合法度非先王制疏大都至九之一

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
 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城方二里又二百四
 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
 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
 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
 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

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
 二百步長百雉也中都比至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
 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
 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
 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
 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雉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
 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
 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復成城其都
 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為都周公之設法耳但
 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
 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
 都亦一名邑莊三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
 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為之所註使得其所宜○焉於虔反無使
 厭於鹽反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註斃踣也姑且也○蔓音萬

斃婢世反本又作弊註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

舊扶設反踣蒲北反註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
 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註斃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註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註公子呂鄭大夫註國不
○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註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註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

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

北有延津廩力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

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

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

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大叔

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完

完聚完城郭聚人民音桓正義曰服虔以聚禾

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為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繕

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繕市戰反卒尊忽

乘繩證反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

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

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

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

縣共音恭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

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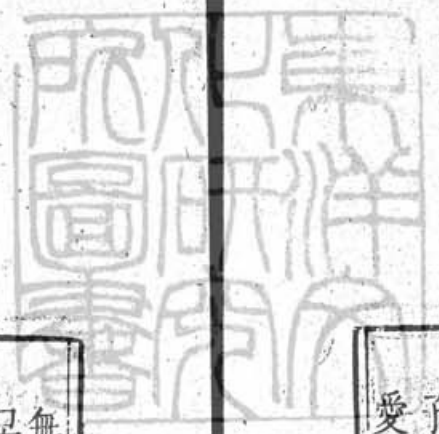
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

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

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弟大計反又如



疏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雋傑彊盛，如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為文，然既非二君而杜註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修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為新意者，段以去弟為貶，宜以國討為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子所書，此意也。○**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知傳獲賊之名，公伐諸鄆，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戰，獲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



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為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由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為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讖，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雖未就，君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虔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為文，非其實狀，故傳也。註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為文，所以惡

也鄭伯遂寘姜氏于城賴城賴鄭也反寘之豉而誓

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

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居良

反封人典封疆者止義曰周禮封人掌為畿

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為

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賴谷

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聞之有獻於

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

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美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

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舍音捨遺唯季反下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

同噉川悅反華戶化反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殺載非徒設羹而已

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公

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緊語助又烏帝反賴考

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

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

也樂音洛註及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

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

言姜明俱出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 世反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頹考叔純

孝也 純猶篤也 註 純猶篤也 註 正義曰爾雅釋

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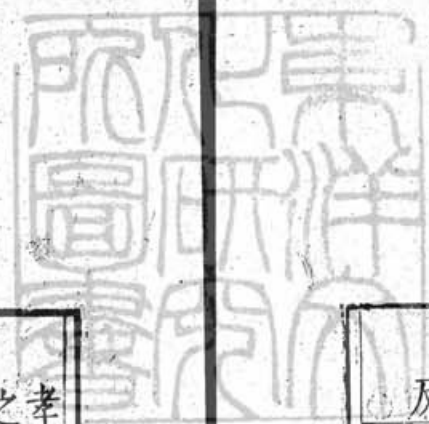
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

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

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 施以歧反又

反 詩曰至謂乎 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

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



孝子為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子女

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孝之謂乎

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 不匱至倣

此 正義曰頹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

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頹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

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

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

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註云叔

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

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

前代當時譏刺故 詩義如此也詩註 **秋**

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義以為事之般類也 **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

薨故名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

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 天王至故名 正義曰緩

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
 足見王非且緩賜惠公專是王過生賜仲子咺亦有
 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
 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
 知其未薨尚致賵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
 任非其人咺為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
 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知所
 賵之言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
 此則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為誰
 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為年月已
 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
 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
 備豫不虞古之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
 善教與此不同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
 以別四夷之國列反諸侯五月同盟至註同在方
 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註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

月外姻至

註

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

遠近為差因為葬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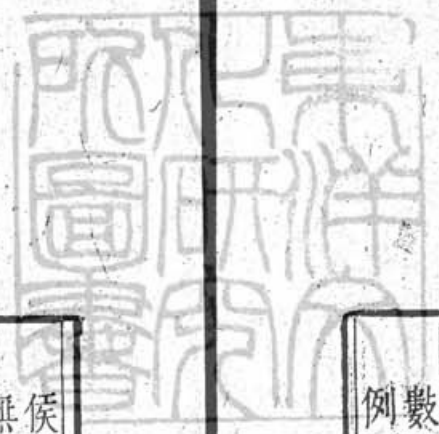
註

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

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以為葬節且位
 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
 成聖王制為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修其典無敢忒
 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
 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
 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
 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
 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
 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
 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
 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忌其親理在可
 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
 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
 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



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為州吁所弑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閏元年六月乃葬積十月也此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喪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三月也此註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為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眾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



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為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育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為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吉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為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為葬發例故不言凡也

春秋疏 卷之二 三十 及古周

鄭玄服虔皆以軌為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即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中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註同方軌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註古者至踰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為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之通稱○稱尺○註尸未葬之通稱○

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為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賵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為賵發其實賵賻賻賻名為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識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合讚曰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弔生不及哀○註諸侯已上既葬則則可久則不許

緩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上時掌反緩七雷反

註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

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玉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按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耐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二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按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公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于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丘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夫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于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秦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預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諒闇為凶盧杜所不用



而來贈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

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

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

策故夫子亦不書於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

皆倣此○莞音官見賢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

滅之世本夷姁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釋例土

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

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註

為關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註云姁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為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為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螯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

凡物不為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
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蟻音煩又音盤

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蠹蟻舍人李巡皆云蜚蠹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蟻夷狄之物趙之所生其為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為災或不為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蠹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蠹蜚說爾雅者言蜚蠹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註多作負蟻者釋蟲云草蠹負蟻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為蟻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按上傳紀人伐夷此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名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

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註互以相通他類如此惠公之季年敗宋

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邁反敗他也

後倣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他皆倣此○冬十

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為大子故

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

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少詩照反

○有宋至改葬○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

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大子故有闕也服虔

以為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隱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衛侯來會葬不見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後去

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見成禮故不

書於策他皆倣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朝衛侯

葬○正義曰衛國侯爵請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為衛侯居殷虛

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

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

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為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

為侯故今桓公為侯爵○桓公至倣此○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

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滑手八反○衛人為之伐

鄭請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號西號國

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號城○為于偽反陝失并反依字作陝請師於

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

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典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

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國衆父公子益師

字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國禮卿佐之喪小斂

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

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

書日國與音預斂力國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

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

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

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

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

以裁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

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國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

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王子駒

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國氏都兮反

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國戎狄至魯地○正義曰

反水名凡地名皆同國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

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氏

羌氏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

云氏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

之別也其實氏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

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

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

在襄十三年音剛又苦浪反譙在遙反充莒人入向

世本莒紀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

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

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初都計

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

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

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

其終始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

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

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眾滿

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眾少故經皆不書旅也

師者眾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眾義

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

從眾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

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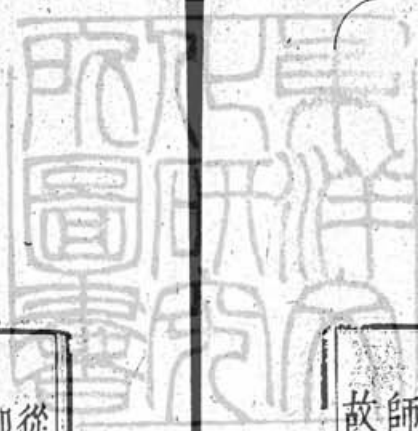
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

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

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帥卿將不言帥旅以

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

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



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註之常此用公羊為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

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駭戶**正**義曰春秋之例

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註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註多以大夫言卿下註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註云大夫者則其爵真大夫也穀梁以極為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故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為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

盟耳秋即與盟復修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為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

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音房

與音**疏**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預**疏**月日制為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

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繻音須為于偽
 反下為魯同○裂繻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
 別彼列反○傳曰卿為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
 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
 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
 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
 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
 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
 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為有廉恥
 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為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
 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
 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稱
 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
 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
 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

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
 公羊言無也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
 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
 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况諸侯
 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
 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

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
 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

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

密鄉○帛音白解如字又○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

在莒子上者按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于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為君子不

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

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桓

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為君其母成為夫人敬贏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為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

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為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

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

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為夫人也

鄭人伐衛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呼報

反註及或肯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

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莒

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

其事按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倣此還音旋○

司空無駭入極費冷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

卿也冷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

前年發之音冷○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復

扶又○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為于○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

滑之亂也元年取廩延之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隱三年

盡五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

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

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

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

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

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